

四明叢書

張宗祥



醫閭先生集卷之四

明定海賀欽克恭撰

存稿

遼右書院記

弘治癸丑秋南燕繡衣樊公按治東土以教育人才爲
首務乃選考河東西諸生之優等者庠各有差建遼右
遼左二書院以分處之讀書其中以相切磨期於僻壤
之士咸克造就延學行老成師儒主之復命官典其薪
米供億之費院額之扁巡撫都憲河東張公九雲之所

署也樊公臨古宜枉顧病夫請爲遼右書院記欲成諸
生而新斯院辭以迂鄙不足辱命繼而託分守參戎金
臺王公彥箴懇求不已乃爲一言夫古今之道一而古
今之學不能一蓋古之學者將以明此道而體於身足
乎已而及乎物非若今之學者務誦數工織組要聲光
徼利祿而已此義利正邪之分而治道隆污生民休戚
之所係焉者予竊感焉不能苟同流俗謹取紫陽文公
之教於白鹿者躬勉以誨子弟暨館下之生聞諸人不
迂闊之者鮮矣今樊公之記斯院乃不我迂而惓惓以

之爲託公其有意於法古乎則亦遵文公之規而已蓋
其所示五教之目爲學之序修身處事接物之要炳然
具在至所謂誠明兩進敬義階立其丁寧之意愈益深
切諸生由是以進高乃志正乃學實乃功以祛習俗趨
利之故陋吾知德成而才富體立而用行進足以匡吾
君而澤吾民退足以化其鄉而善其俗夫然後古聖垂
教之意可以不悖朝廷育才之心可以無負而樊公之
建斯院與夫從與而成之者亦皆有光於無窮矣嗟夫
此固諸生之所以成而斯院之所以久者與書曰事不

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故敢以是爲諸生勸敢以是爲將來告樊公名祉字介福丁未名進士是役也提調者參戎王公銘督工則都閩魯公勳云

義州修建緣邊營堡記

義州古曰宜州在醫巫閭山之右有虞封十二山時卽爲中國之地矣秦漢以來或得或失我太祖高皇帝掃蕩腥羶混一四海爰命功臣龍虎上將軍都督馬公雲葉公旺由東萊航海來遼招附而經營之設遼東都司焉義州之境廣袤餘百里東翊廣寧南庇錦州西引大

寧大寧諸城亦一都司也惟北鄙與虜鄰耳永樂間朝廷以朵顏三衛達子効順遂徙大寧諸城之人於北直隸而以其地與之義州遂兩面受敵而緣邊凡百六十里最爲要害地焉正統初提督軍務都憲鹽山王公九皋乃創立六馬營堡每堡守以餘丁五十人小官一員城中官軍輪番設伏內則保庇耕牧居民外則救援臺空戍卒小寇入則黏踪斷其歸路大舉至則協力助爲聲援在彼有腹背之虞而在我得掎角之勢焉又凡在城官軍每一至邊有所止宿而無暴露奔馳之苦垣

點臺空一有壞缺營之軍丁卽時補治無久壞大壞以致千里調夫勞瘁死亡之患此實保邊禦虜久安長治之要術也自後以北虜入寇暫撤官軍以避其鋒遂因循而廢棄焉弘治六年分守參戎金臺王公銘修建大清一堡填實官軍五百餘尙巨墟榛莽間有識者浩歎而已弘治戊午以來邊備益弛虜患大作始而窺邊卒攻臺空以疲弊我兵馬繼而掠耕牧竊屯堡以戕害我人民已而擁眾深入掩覆官軍以蹂踐我土壤雖晝行官道夜宿園廬者猶不免焉嗟乎虜寇之勢熾官軍之

氣沮膏腴之田棄農桑之業荒死亡流徙何斯民之不
幸也皇天厭亂否極而傾弘治庚申參戎襄平韓公良
弼分守我州公才兼文武志在安攘甫下車而摧礪逆
虜者數矣且慨然以起敝爲己任請之鎮巡重臣者極
其心力然皆未果乃癸亥歲巡撫贊理軍務山東張公
用和巡按閱實兵備侍御江右余公宗周相踵惠臨俱
汲汲以修建營堡爲保邊首務躬親行邊觸冒險阻相
度其宜區處其費與凡犒勞而賞勸之者無所不用其
至而韓公之志於是始伸自大清堡西南堡曰大寧大

平大康大安大定甫踰年而皆以次就緒每堡填實多者七百少者四百人供軍舍餘從焉於是授以附堡田土使之且耕且守以漸包砌而擢賢能官以守之其官軍之多寡亦時勢之使然也自是聲勢連絡內外倚畀邊境無虞歡聲滿野積年之禍一旦掃除而利澤宏遠矣六堡舊名清河義寧鎮虜青榆林大安綏遠今五堡新名則張公之所易也其督工委官則有備禦都指揮張椿千總都指揮楊忠焉吾州父老喜極而憂曰安知平寧旣久無廢棄如前日者乎吾子若孫必復罹其禍

矣盍求德人之言記其源委利害之實以深刻而永鑒
乎於是武弁礪石薦紳請余文歡欣從事靡約而同余
遂欣然諾之記成乃喟然歎曰是舉誠多益矣使後之
繼者能體今日諸公之心邊不永固而民不永安乎苟
或受賕而畀以非人私役而妨其公務科尅以蕩其恆
業別墅其營壘而藏獲其軍丁寄空名而廣實事焉則
烏合鴟張之寇乘之其患可勝言耶如是而歸咎於創
建之人誤矣後之君子尙有念於余言也夫

史氏倚廬記

史氏祖山東東昌聊城人今爲古宜金紫巨家君名璠字公玉昭信校尉百戶公諱鑑之三子也生而剛明自好雅重鄉閭雖處廛市而衣冠言動檢飭不少慢浮薄者或謂之曰乃亦士夫態耶君惟自信而已旣而遣其仲子冊從病夫遊病夫教人不能同俗專事口語文辭以取青紫必首以文公小學使人讀而躬行之希上進達迂之者恆多史君乃能於其家亦取小學學焉謂之者益甚而君之自信益篤乃弘治五年仲冬月母安人劉以壽終哀毀如禮乃於中門之外縛數椽爲倚廬居

焉絕酒肉遠帷薄且未嘗一造親故之門以終喪制又
嘗以其自置居第讓其季焉是蓋真有士夫之行而今
之士夫每每難之者矧流俗之浮薄者耶問學益人不
可誣也嗟乎禮教之壞久矣滔滔者固無足言而仁人
孝子之閒出者復往往舍神靈而守冢墓孝有餘而學
不足守先王中制者希矣故記史君之行於其廬以世
其子孫且以告吾之鄉人

贈金德容之任石州序

弘治丁巳仲冬古月吉宜金德容之任石州幕友人戶

科給事中賀欽時病居於家命其子士諮書贈德容曰
當官三事古今所尙德容平生自誓曰居官取賄天罰
其嗣又能謙謙自牧不忤於人自遊京師十數年來安
於儉約常假貸以自遣若是者可謂有志於清慎勤者
矣況德容歷事刑曹國朝憲章擬議熟矣讀書讀律修
已治人尙可謂無術者耶茲行也首領一州與賢太守
相可否布善政以蘇窮民必有可觀者焉程子曰一命
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況操一州之機要
者乎德容勉乎哉勿若俗吏惟讎怨於齊民而竭智力

於鞭扑也州之侍御崔公武選陳公欽之故人也今不知歷何官已投老否德容尙往拜而請焉必有善言也德容勉乎哉巡撫都憲侯公大參前兵部亞卿張公欽之同年友也今不知遷轉否德容爲之治屬進謁之際必有善教也德容勉乎哉孔子曰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此之謂也又何患善政之不布而窮民之不蘇哉若然則病夫亦與有光矣德容勉乎哉

一峯羅先生墓誌銘

國朝鉅儒羅先生諱倫字應魁改字彝正號一峯其先

豫章人唐末徙居吉安永豐湖西代有聞人歷宋尤盛
武岡教授開禮公勤王死節以故族屬三百餘竈無一
人臣事胡元者祖諱求仁號善耕儒雅倜儻樂善好施
考諱修大號大山耿介忠信母李氏以宣德辛亥正月
十一日生先生時有奇祥甫五歲嘗隨李入園收果
長幼競取獨賜而後受年七歲善耕先生訓於庭不匝
月而童蒙諸書咸徧明年學於里師時乏書里師令徧
逐諸生授讀諸生未成句讀而先生皆已成誦嘗牧樵
則攜書讀之自幼勤學定省之餘未嘗釋卷年十四授

徙於鄉以資親養莊重嚴毅師道卓然常曰學豈科第而
已哉乃欲捐舉子業父兄不可已而補郡庠弟子員言
動不苟勵志聖賢之學嘗曰舉業非能壞人人自壞之
耳朋黨以道學目之郡守張公瑄嘉其學行而惜其貧
乏命有司賙之先生謝弗受豪右肆侮殊甚先生恬然
不之較也是年丁內艱居制嚴甚踰大祥口始沾鹹酸
物嘗曰吾無以報吾母誓爲一孝子庶無愧吾母耳丙
子領鄉薦癸未赴春闈遭回祿呼曰吾平生無毫髮得
罪於天今乃至此柰吾親何須臾垣上一老人以杖提

而出時殞軀者幾二千人而先生獲免出口口老人竟無所得未幾大山先生訃聞奔喪執禮如初先生雖不以科第爲心而大山先生預知必魁天下成化丙戌其言果驗就題論事頃刻萬言指切時弊拳拳以格君務學爲說時謂之眞狀元爲翰林修撰無何會內閣大學士李公賢遭喪去官朝廷起復之臺諫皆不敢論列先生詣其私第告以不可者三復俟數日上疏歷陳古今復起之非是且謂如其不然必準富弼故事終喪劉琨故事言事反覆數千言一本於天理人心之不容已者